

資治通鑑綱目

五十二

資治通鑑綱目

卷五十二

七



丁卯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四

起丁卯唐哀帝天祐四年
盡己卯梁主璘貞明五年唐天祐十六年



凡十三年



四年四月以後梁太祖皇帝朱晃開平元年

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湖春正月淮南牙

將張顥徐溫作亂以故怨殺判官周隱將佐

皆不自安渥居喪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

擊毬或單騎出遊從者不知所之左右牙指

揮使張顥徐溫泣諫渥怒顥溫潛謀作亂一

日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

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

耳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擊殺之

謂之兵諫諸將不與之同者稍以濩三月唐

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遣使奉冊寶如梁

遣使奉冊寶如梁大沮全忠自滄州還威望

禪過魏有疾羅紹威恐全忠襲之說曰今唐
室衰微天命已改而四方稱兵者皆以興復
為名王宜早正位號以絕人望全忠然之乃
歸大梁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勞之貽矩
請以臣禮見北面拜舞於庭還言於帝曰元
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於梁遣宰
相張文蔚楊涉及薛貽矩蘇循張策趙光逢
等奉玉冊傳國寶帥百官備瀆駕詣大梁楊
涉子直史館疑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
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况手持天子璽

大

通鑑綱目五十四

一

庚文

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夏
駭曰汝城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

四月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

仁恭驕侈貪暴以大安山四面懸絕築館其上極壯麗實以美女與方士鍊藥其中悉歛

境內錢瘞山頭令民間用董泥為錢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至

是梁遣李思安擊之直抵城下仁恭在大安城幾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却之

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攻大安虜梁仁恭以歸囚於別室守光弟守奇奔河東

王全忠更名晃稱皇帝奉唐帝為濟陰王

蔚等平大梁梁王更名晃文蔚等乘輅奉冊寶至金祥殿王被袞冕即皇帝位文蔚等升

大十五

通鑑綱目卷四

二

文

殿讀冊寶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梁主與之宴舉酒勞之曰此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

等皆慙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盛稱功德宜應天順人梁主復與宗戚飲博宮中其兄

全昱謂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

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它日得無滅吾族乎梁主不懌而罷奉唐帝為濟陰王遷于曹

州旃之以棘梁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使甲士守之

為西都長安為大安府佑國軍○梁以馬殷

為楚王○梁以敬翔知崇政院事

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謀議於
祭中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時奏

請皆因以聞後廢樞密院以其職事歸之
為人沈深有智略在幕府三十餘年盡心勤
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梁主性
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有所不
可未嘗顯言但微示持疑梁以朱友文判
主已悟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建昌院事

初梁主為四鎮節度使凡倉庫之
籍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以養子

友文判院事掌凡國之

淮南西川移檄興復

唐室

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
復年號餘皆稟梁正朔蜀王建與揚渥

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
卒無應者建乃謀稱帝遺晉王書云請各帝

誓於此生靡敢失節曰

岐王李茂貞開府

貞茂

大
四十一

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三

葉定

治軍寬簡無紀律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
開岐王府置百官宮殿號令皆擬帝者

丹遣使如梁

初契丹有八部各部各有大人推
一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

三年一代以次為之及耶律阿保機為王尤
雄勇奚及室韋達靺咸役屬之阿保機恃其

疆不肯受代七部劫之阿保機不得已傳旗
鼓請帥種落居古漢城別自為一部漢城地

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後稍以兵擊滅七部北
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東北諸夷皆畏

服之是歲帥眾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
和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盡歡約共擊梁

或勸晉王擒之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
自亡之道也留之旬日厚贈遺之阿保機既

歸而背盟更附于梁以錢鏐為吳越王

鎮海節度

梁晉王由是恨之

判官羅隱說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抗越自為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於唐必有梁以高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季昌為荆南節度使

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

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

梁主封其兄全昱為廣王

全

主呼曰先輩 梁主封其兄全昱為廣王 不樂在京師常居礪山故里三子皆封王胡氏曰人而盜竊良心盡亡猶知畏人則有不年卒竊唐室全昱初無諫止預其利也及見

大四八
小四七

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四

乘定

温被袞稱帝則惕然驚駭發於言色所謂不亡之良心也全昱於此誠能審度大小脩短之數無寧堅守所志歸耕礪山則温之族固滅而朱之宗必全矣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欲畜疑行險既居王爵又封三子於是舉家為賊而參夷之罪執必相及雖歸礪山安能

梁禮部尚書蘇循等致仕

循及其子措自

乎免 梁禮部尚書蘇循等致仕 謂有功于梁朝 夕望為相梁主薄其為人敬翔李振亦鄙之 言於梁主曰蘇循唐之鷓臯賣國求利不可 以立於惟新之朝詔循等十五人並勒致仕 措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胡 氏曰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與梁之篡國 何異朱温敬翔舍己鷓臯而謂人鷓臯循肯

六月淮南遣兵擊楚楚大破之遂取岳州

服

耶

揚渥遣其將劉存許玄應將水軍擊楚楚王
殷懼軍使揚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
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驕而
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指揮使
秦彥暉黃璠帥戰艦擊之存等遇雨引兵還
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毅書詐降彥暉
使謂毅曰此必詐也勿受鼓譟而進存等走
黃璠引兵合擊大破之執存拔岳州玄應渥
之腹心也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

梁侵晉圍潞州晉遣周德

威等救之
梁遣康懷貞攻潞州晉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救之

月梁以劉守光為盧龍節度使○八月晉敗

大文十 四十二 道監開目卷五十四 五 庚全

梁兵於潞州梁築夾寨守之

親騎擊之不克梁主遣李思安代之將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一晝夜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閉壁不出

王王建稱帝

蜀王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為然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惡不從涓杜門不出建用副使韋莊之謀即帝位以王宗佑韋莊為宰相唐道襲為內樞密使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其典章

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

遺風

守文舉兵討其弟守光

守文聞其弟守光幽

不意吾家生此梟鏡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

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守文恐梁乘

虛襲其後遣使請降

梁赦軍士逃亡為盜者初梁主在藩鎮用

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

斬士卒多亡乃命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

逃輒執之無不死者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為

盜至是赦其罪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胡氏

曰文面始於有苗至劉仁恭朱全忠而加甚

籍民為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非至

不仁者莫忍為也其可

以為故常而無改易耶

晉岐淮南稱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

高祖王建武成元年是歲西川稱蜀凡五

大四十三年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國五

春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

晉王病篤

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克寧監軍

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

子晉州刺史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

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謂存勗曰嗣昭厄

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

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子

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又總兵柄有次

立之執軍中多竊議者存勗懼以位讓之克

寧曰汝豕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

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久未出張承業

出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為因扶存勗

拜賀王悉以

二月蜀以張格同平章事

蜀主登樓

有僧挾一日以獻蜀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
翰林學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已
幸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蜀主乃止至是
為相多迎合主意有勝己者必以計排去之

晉兵馬使李克寧謀作亂晉王殺之

初晉王克用多

養軍中壯士為子寵遇如真子及存勗立諸
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服存勗陰說克
寧曰兄終弟及自古有之以叔拜姪於理安
乎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先王之業
苟有所歸吾復何求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
寧妻孟氏素剛悍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之
使迫克寧克寧心動存勗等謀奉克寧為節
度使舉河東附梁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
大梁帳下親信史敬鎔知之以告太夫人大
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臂

三十一
小四七十

通鑑綱目五十四

十七

何文

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
地勿送大梁自它不以累公承業惶恐曰老
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
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
則亂不作矣承業乃召李存璋等陰為之備
置酒府舍伏甲執克寧存勗於座晉王流涕
數之曰兒曷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
已定柰何復為此謀忍以吾母子遺仇讎乎
遂殺梁主晁弒濟陰王

追謚曰唐哀皇帝

夏五月晉

王攻梁夾寨破之潞州圍解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亡將

校四十人士卒以萬計梁主疑晉王克用詐
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
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為招討使
削思安官爵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

踰年城中資用將竭梁主數遣使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梁主欲召兵還諸將以為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初晉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疑之晉王召德威還四月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徒步而入伏哭極哀退謁嗣王甚恭衆心由是釋然梁夾寨奏晉兵已去梁主以為援兵不能復來還大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為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將

五十四
通鑑綱目五十四
八
何文

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被殺失亡將士萬計委棄資械山積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來誑我耳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感泣由是戰甚力既相見歡好如初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嘆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胡氏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即戎者皆深譏之惟其門庭之寇存亡係焉然後從權制

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爾梁置夾寨距晉陽不百里可謂危急之執矣使存勗於是焉執哀戚之常情忽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為孝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霸基復安君晉師攻梁澤州不克周德威乘子美之垂訓大矣勝進趣澤州梁統軍牛存節將兵應接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鏖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疆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欲應晉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晉王歸晉劉知俊引兵救之德威退保高平

通鑑綱目五十四

九

中

陽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

大治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畧刻犯者必斬初唐昭宗許晉王克用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制王恥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存勗始承制除吏兄事張承業升堂拜母賜遺甚厚潞州圍守歷年士民死者大半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淮南張

顯徐溫弒其節度使楊渥溫復攻顯殺之張

徐溫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弒王分其地以臣於梁顯遣其黨弒王集將吏於府廷列白刃厲聲問曰嗣王暴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

應氣色益怒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
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
速顯曰何也可求曰劉威陶雅皆先王之等
夷必不肯爲公下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
敢不從顯默然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
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衆莫測其所爲既至
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
王創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
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顯氣色
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王弟隆演稱留
後旣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曰瑾年十六七
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今日對顯
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
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顯以徐溫儼潤
州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顯必以弒君
之罪歸公溫驚曰柰何可求曰顯剛愎而暗

於事請爲公圖之乃往見顯曰公出徐公於
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
畏也顯曰右牙欲之非吾意也業已行矣柰
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明日可求邀顯詣溫可
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楊
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
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
是不行顯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
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盜執刀臨之可求操
筆無懼色盜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
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溫與可求謀密結將軍
鍾泰章等壯士三十人斬顯於牙堂暴其弒
君之罪初顯與溫謀弒威王溫曰參用左右
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顯不可溫曰
然則獨用公兵顯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
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爲實不知謀隆演以溫

為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成取決焉以可
求為揚州司馬溫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
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立灋
度禁彊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旅委
官駱知祥皆稱其職

蜀歧晉會兵攻梁雍州

梁遣忠武節度使劉知俊拒却之○六月梁
殺其金吾將軍王師範夷其族

朱友寧之妻泣訴於帝曰

陛下化家為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不幸
因王師範叛死於戰場今仇讎猶在妾誠痛
之帝曰朕幾忘此賊遣使族之師範盛陳宴
具與宗族列坐謂使者曰予不欲使積屍長

幼無序酒既行命自幼及
長以次就死凡二百人

秋七月楚收茶稅

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
九

演為節度使

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
九

月淮南遣兵攻吳越圍蘇州

淮南遣指揮使
周本擊吳越圍

蘇州吳越攻拔東洲淮南遣柴再用復取之
再用方戰舟壞僅而得濟家人為之飯僧千
人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部

冬十月華原賊帥

溫韜發唐諸陵○十一月晉遣兵擊劉守文

敗之劉守文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
遣兵五千助之守文敗還胡氏曰朱溫

通鑑綱目五十四 十一 才

助守光以子囚其父悖天理甚矣然温弒君篡國之人也又何責焉晉王兵以義動當討守光助守文一舉而父子兄弟之道皆得今乃揀守光抑守文人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其異於朱温所為幾希矣

平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開 春正月梁遷

都洛陽○二月朔日食○梁攻岐取丹延鄜

坊四州○淮南徐温自領昇州刺史徐温以

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

昇州副使往治之 夏四月梁以王審知為閩王

通監綱目五十四 十一 余才

營葺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 吳越擊

淮南兵破之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

王鏐遣指揮使錢鏐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

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

吳越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

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號

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鏐嘗遊府園見園

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至是使仁章通

信入城果得報而返兵越兵內外合擊淮南

兵大破之擒其將三 五月梁殺其佑國節度

使王重師夷其族 王重師鎮長安數年梁主

怒其貢奉不時以劉捍為

留後捍譜之云與邠劉守光執其兄守文進

攻滄州劉守文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眾

文軍馬立於陳前泣謂其眾曰勿殺吾弟守

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

光囚之別室乘勝進攻滄州滄州判官呂

兗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為帥乘城拒守

月梁劉知俊叛奔岐猜忍日甚內不自安及

王重師誅益懼梁主急徵知俊欲以為河東

行營都統知俊弟知樞密使人語知俊云入

必死知俊遂以同州附於岐遣兵襲華州守

潼關遣人以重利啗長安諸將執劉捍送於

岐殺之梁主遣近臣諭知俊曰朕待卿甚厚

何忽相負對曰臣不背德但畏族耳詔削知

俊官爵遣揚師厚劉鄩等討之剽至關東獲

知俊伏路兵使為前導關吏納之鄩兵直進

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兵據長安城師

厚以奇兵克之岐王厚禮知俊以為中書令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燕王○淮南盡取江

西地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素吉之兵攻

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

屯象牙潭不敢進爽王殷遣指揮使苑玫圍

高安以助全諷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

州無功稱疾不出可求即其卧内疆起之本

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耳今

必見用願無置副貳乃可求許之本曰楚

大三十八 四六十五 通監綱目五十四 十三 丙

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或曰全諷兵疆君
宜觀形勢本日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
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柵臨溪亘數
十里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
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
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乘勝克袁州歙州
刺史陶雅遣兵襲饒信饒州刺史唐寶棄城
走米志誠敗苑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
衆奔楚信州刺史危仔倡奔吳越吳越以爲
淮南節度副使夏其姓曰元氏虔州刺史盧
光稠以州附于淮南於是
冬十月蜀行永昌

曆司天監胡秀十一月岐遣劉知俊攻梁靈

州梁遣兵救之大敗而還岐王欲取靈州以

大十四通鑑綱目五十四十四

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告急于梁梁
主遣康懷貞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克
寧衍二州拔慶州南城遊兵及涇州之境知
俊聞之解圍引還梁主急召懷貞等還知俊
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王彥章力戰懷貞等
乃得過至昇平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
以身免岐王以知俊爲彰義節度使鎮涇州
彥章驍勇絕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
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
蜀蜀州刺史王宗弁
前時人謂之王鐵槍
罷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
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
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
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

晉岐吳稱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春正月劉
年○是歲淮南稱吳凡五國五鎮

守光克滄州殺其兄守文

滄州城中食盡呂充選男女羸弱者

烹之以給軍食正月劉延祚力盡出降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其子繼威鎮滄州

族呂充而釋孫鶴充子琦年十五門下客趙玉給監刑者曰此吾弟也勿妄殺遂挈以逃

琦足痛不能行王負之變姓名乞食於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殄滅力學自立晉王聞其名署代州判官守光使人殺

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二月岐王承制

加楊隆演嗣吳王 ○夏四月梁夏州亂殺節

度使李彝昌以其族父仁福代之 ○梁宋州

獻瑞麥 梁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曰豐年為上瑞令宋州

大六八十七通監綱目五十四 十五 使

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遣 梁貶寇彥

卿為遊擊將軍 梁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

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劾奏請論如

死彥卿自首梁主欲析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攔

外不意誤死梁主欲以過失論沂奏在灋以

執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

關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乃

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

者賞萬緡梁主使人謂彥卿崔沂有毫髮傷

我當族汝時功日 五月梁天雄節度使羅紹

驕橫由是稍肅 威卒以其子周翰代之 ○梁匡國軍節度使

馮行襲卒

行襲疾篤請代許州牙兵皆秦宗

直學士李珽馳往視行襲珽至謂將吏曰天

子握百萬兵去此數舍耳馮公忠純勿使上

有所疑汝曹赤心奉國何憂不富貴由是衆

莫敢異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

朝服禮也乃即卧內宣詔謂行襲曰公勿視

事子孫之福也行襲泣謝遂解印授珽使代

掌軍府行襲卒以梁以楚王殷為天策上將

珽權知匡國留後

軍楚王殷求為天策上將

岐晉合兵攻梁夏

州梁遣兵拒却之

遣周德威將兵會圍夏州梁主恐晉兵襲西

京遣兵分屯河陽三原遣李遇邀其歸路岐

晉兵皆解去胡氏曰晉之所圖莫重於梁次

則燕也李仁福豈能為河東病晉王徇三鎮

之請為之遠師德威又不諫止豈欲收三鎮

鎮心不得不然耶不然則持國之道踈矣吳

越築捍海石塘廣杭州城庶盛於東南十一

月蜀主立其假子宗裕等為王

軍中壯士為子以自彊由是諸將亦效之而

蜀主尤多至百二十人雖冒姓連名而不禁

昏姻梁遣兵襲鎮州取深冀鎮定推晉王為盟

主晉遣兵救之

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鎮定會

燕王守光發兵侵定州遣供奉官杜廷隱丁

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助趙守

通鑑綱目五十四

十六

范

禦趙將石公立戌深州白鎔拒之鎔不從公
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
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
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為
虜矣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未幾延
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公
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與義武節
度使王勣直共推晉王為盟主合兵攻梁晉
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且朱溫輸賂結昏
其交深矣此少詐也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
之耳王氏在唐猶或曰或叛况肯終為朱氏
之臣乎今救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
救正墮朱氏計中乃遣周德威將兵出井陘
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守光方獵孫鶴馳詣
野謂曰趙人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
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
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為讎敵王若與
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歛衽而朝燕矣不早
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
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
救焉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
祐年號梁主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

梁定律令格式行之○梁進軍逼鎮州晉王

救之次于高邑梁王景仁等進軍拍鄉趙王

下王勣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

德威合獲梁芻蕘者問之曰梁主戒上將云

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
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
趙進軍距拍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
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進距拍鄉五里營於

辛未

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追梁營馳射且詔之梁
將韓勅等將步騎追之鎧胄鮮華光彩炫曜
晉人望之奪氣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
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
旬于軍曰彼皆汴州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
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乃
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
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言於晉王曰賊
執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
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
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
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
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
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
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
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
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
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
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
承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
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
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造浮橋
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按營退保高邑
胡氏曰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
已出而短於用人高邑之役非承業啓其意
則德威必死矣存昂資性如此莫之能改它
日胡柳陂竟違德威之謀遂失良將故君子
有言必心不外乃能統大衆智不鑿乃能處
大事晉王鑿智自私而心
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

大五
十五

通監綱目卷五十四

十八

太

辛未

○晉岐吳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元年
蜀永平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

朔日食○晉王伐梁軍于柏鄉大破之

柏鄉

諸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抄之梁兵不敢出
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
史建瑋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詔
之王景仁韓勅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
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
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執
不能支晉王謂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
不可復制矣建及力戰却之王登高丘以望
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
已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執
不可離我之與亡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公
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執可以勞
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
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昃之後飢渴內迫矢刃

大共六
四八九

通鑑綱目五十四

十九

劉甲

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
乘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
食果引却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
爭進梁兵驚怖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
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
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
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
之精兵殆盡棄糧食資械不可勝計凡斬首
二萬級河朔大震晉王收兵屯
趙州杜廷隱等棄深冀而去

晉師圍邢魏

梁兵救之晉師還

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瑋攻邢

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
自攻魏州不克梁王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
舊將佐以李振為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
將兵千人衛之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

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將度皆棄舟而去德威拔夏津高唐東武朝城澶州刺史棄城走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梁主帥親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劉守光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為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使人謂趙王鎔及王廆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為諸公啓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告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會梁楊師厚引兵救邢魏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來謁晉王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四五三
通鑑綱目五十四
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晉王歸晉陽留周德威等戍趙州

三月梁清海節度使劉隱卒弟巖知留後○

夏四月岐攻興元蜀兵擊却之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

王從子繼崇繼崇驕矜嗜酒蜀主召公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蜀絕至是岐王聚兵寇

蜀興元唐道襲擊却之晉王推劉守光為尚父梁亦以

為采訪使守光嘗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疆地險亦

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遽謀自帝未見其

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修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己

為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以稔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共奉冊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益驕表梁主曰晉王等推且巨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不若陛下授且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使遣使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受冊儀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人目也安有郊天改元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為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械繫梁及諸道使者於獄既而皆釋之

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宗

通鑑綱目五十四 魏全

奭第宗奭即全義也梁改其名梁主避暑其第亂其婦女殆徧宗奭子繼祚不勝憤取欲弒之宗奭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為李罕之所圍啗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

梁遣楊師厚將兵屯邢州趙王

鎔會晉王于承天軍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

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謂王曰朱温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眾當之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卮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晉王許以女妻其幼子昭誨由八月燕王劉守光稱帝守是晉趙之交遂固八月燕王劉守光稱帝守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為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

當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
竊以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
令軍士弔而噉之鶴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
兵守光命以土室其口寸斬之遂即位改元
應天受冊之日契丹
陷平州燕人驚擾
岐王使劉知俊攻蜀圍

安遠軍

岐王使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將王宗侃大敗奔安遠軍知俊繼崇追圍

之九月梁主如相州

梁主聞晉趙謀南伐自將拒之至衛州方食軍

前奏晉軍已出井陘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刺史李思安不意梁主猝至冬十月晉遣李承勳使于燕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

州八

通鑑綱目五十四

六一

全

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用鄰藩通使之禮燕典客欲使稱目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豈得而目之乎守光怒囚之數日竟不能屈胡氏曰晉諸將請尊劉守光以稔其惡張承業請賀其稱帝以驕其心自詐謀而論則用兵之善計自義而論則不若晉王欲伐之以善一不從昔湯嘗事葛矣教之以禮導之以善一不從再不從而終不悛也然後伐之方守光圖為僭竊晉王宜遣使為言人倫不可悖天命不可干囚父殺兄僭居大號天下其孰容之守光長惡迷復於是致討必師涉燕地而變生肘腋矣此其舉措豈不賢於十一月梁主還洛陽承業諸人之計乎發相州至洹水邊吏言晉趙兵南下梁主即時進軍至魏縣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懼

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
始定梁主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
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
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
梁主南還納懷州刺史段明遠妹為美人幽
明遠饋獻豐備梁主悅至洛陽疾復作

州參軍馮道奔晉

劉守光謀攻易定道以為
未可繫獄得免亡奔晉張

承業薦之晉王

蜀主自將擊岐兵大破之

蜀王

宗弼王宗播再敗岐兵蜀主如興元安遠軍
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
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岐
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
破之岐王左右讒劉知俊岐王奪其兵李繼
崇曰知俊壯士窮來歸我不宜以讒廢之知

大五十一

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二十三

先

俊舉族居

劉守光寇易定晉遣兵救之

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梁乾
化二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春正月晉師及

鎮定之兵伐幽州二月梁主救之大敗走還

晉周德威東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
程巖會于易水攻燕祁溝關下之圍涿州刺
史劉知溫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非大呼於
城下謂知溫曰河東小劉郎來為父討賊何
豫汝事而堅守邪守奇免胄勞之知溫遂降
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譖諸晉王守奇恐獲罪
與去非及進士趙鳳奔梁梁主以為博州刺
史先是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為兵雖士
人亦不免鳳詐為僧奔晉守奇客之德威遂
至幽州城下守光求救於梁梁主自將救之

從官以梁主誅戮無常多憚行梁主怒至白
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散騎常侍
孫騰等三人後至撲殺之至武陟段明遠供
饋有加於前帝追思李思安前事賤柳州司
戶告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
何如尋長流崖州賜死明遠後更名凝梁主
至魏州命楊師厚李周彝圍棗彊賀德倫表
象先圍脩縣晝夜兼行至下博遇趙將符習
引數百騎巡邏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棄
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
棗彊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萬數城中矢
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
以來視鎮人裂皆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
口耳我請獨往試之夜絀出降周彝召問之
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一劍效死周彝
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彝首踣

大七
小五卅

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二十四

先

地救至得免梁主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屠
之德倫攻脩晉將李存審謂史建瑋李嗣肱
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使賊得脩必
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竒計破之
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瑋嗣肱分道擒
生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殺之
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
至矣時梁主引師厚兵攻脩未及置營建瑋
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
者雜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弓矢亂發營中
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
梁主大駭燒營夜道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
里脩之耕者皆荷鋤奮挺逐之委棄資械不
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
乃史先鋒遊騎耳梁

滄州人殺劉繼威

義昌節度

使劉繼威年少淫虐類其父淫於都指揮使張萬進家萬進怒殺之梁以萬進為節度使

晉師克瓦橋關

周德威遣裨將攻瓦橋關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

嚴涉獵書傳晉王使傳其子繼岌嚴固辭王怒將斬之教練使孟知祥諫曰疆敵未滅大王

王豈宜以一怒戮嚮義之士乎夏四月晉師乃免之知祥李克讓之壻也

克瀛州○五月梁主至洛陽

梁主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我

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

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劉守光遣兵出戰晉人因哽咽絕而復蘇

擊敗之擒其將

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

三五九七

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二十五

秦仲

頭岡曰今日必擒周揚五以獻揚五德威小名也既戰單騎逐之擒及德威背德威側身

避之奮搥反擊廷珪墜馬擒之燕兵退走引騎乘之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

氣之奪吳徐溫攻宣州克之殺其觀察使李遇

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

有大功以徐溫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溫使說遇入見新王曰

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溫怒以王檀為宣州制置使數遇

不入朝之罪遣柴再用徐知誥討之遇不受代再用攻之踰月不克遇少子為淮南牙將

溫執之至城下示之遇不忍戰乃請降溫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知

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温甚謹温特愛
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時諸
州長吏多用廉吏夫專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知
誥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
洪州進士朱彞丘好縱橫之術謁知誥
奇之辟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翊專
主謀議以牙吏馬
仁裕曹悰為腹心

六月梁郢王友珪弒其主

晃而自立 梁主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
博王友文梁主特愛之常留守東

都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為控鶴指
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為東都指揮使初張
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憚之后殂梁主縱意聲
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
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為太子友珪心不平
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

大十四 五十六 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二十六 蔡仲

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
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

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攻圍六月朔梁
主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友珪恐易服

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勅以情告之勅
亦見功臣多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以

牙兵從友珪雜控鶴士中夜斬關入至寢殿
梁主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

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
珪僕夫馮廷諤刺梁主腹刃出於背以敗

襄之瘞於寢殿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
命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友文謀逆賴友珪忠

孝將兵誅之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勅
為友珪謀多出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

乃發喪即位胡氏曰朱温雖篡逆無道若其
用兵則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平日狡桀

略不復施何也温本羣盜豈嘗有天下之志
一日據非所據意滿氣得豐殖乎貨財沈溺
乎子女精銳之鋒執自銷更皎
厲之智浸以昏昧何足怪哉
梁忠武軍亂

殺節度使韓建 ○ 秋七月梁以楊師厚為天

雄節度使 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楊師厚
軍於魏州久欲圖之憚太祖威嚴

不敢發至是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梁加
以師厚為天雄節度使徙周翰鎮宣義

吳越王鏐尚父 ○ 梁遣兵擊河中節度使朱

友謙降晉 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
加恩禮終不悅護國節度使冀王

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
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取之友珪

三五五
六七七

通鑑綱目卷四

二十一

申

加友謙侍中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先帝晏
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友珪

遣韓勅討之友謙以求救 梁以敬翔同平章事友
河中附於晉以求救

以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己欲解其內
職恐失人望遂以為相以李振充崇政院使

翔多稱疾 吳以徐温領鎮海節度使 吳劉威
不預事

所忌徐温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公受
誘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

矣威從之陶雅亦懼與威皆詣廣陵温待之
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皆遣還鎮由是人皆

重 冬十月晉王救河中梁兵敗走 朱友謙告
温

王自將而西遇梁將康懷貞大破之梁兵解
圍退保陝州友謙至猗氏詣晉王帳拜之為

舅晉王夜置酒張樂友謙大醉晉王留宿帳中友謙安寢翹息自如明旦復置酒而罷

梁楊師厚入朝

楊師厚既得魏博又兼都招討使宿衛勁兵多在麾下諸

鎮兵皆得調發威勢甚重心輕友珪專行不顧友珪患之發詔召之師厚將行其腹心曰

往必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為人矣乃帥精兵萬人度河友珪大懼至都門留兵於外與十

餘人入見友珪喜遜詞悅之厚賜遣還

梁隰州降晉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年梁主瑱春正月晉拔乾化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燕順薊州安遠盧臺軍○二月梁均王友貞

起兵討賊友珪伏誅友貞立於大梁更名瑱

四三三
大五

通鑑目五十四

二十八

申

友謙復歸梁

友珪還為荒淫內外憤怒駙馬都尉趙巖肇之子太祖之壻也

龍虎統軍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

敗在楊令公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說師厚曰郢王篡殺人望屬在

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出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

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弒君父賊

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

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定計先是龍

驤軍戍懷州者潰亂友珪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有忒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

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追汝輩欲盡阮之其衆皆懼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殺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轉洛陽雪讎取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令馮廷諤先殺妻次殺己廷諤亦自剄象先巖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位於大梁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梁主更名鏗久之又更名瑱加揚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

三月晉師徇山後八軍及武州皆下之

劉守

光命元行欽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刺史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

大三八 通鑑綱目卷五四 二十九

八軍皆下之進攻武州行珪以城降行欽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質晉軍以求救嗣源救之行欽力屈亦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從珂本王氏子母魏氏爲嗣源妾故嗣源以從從珂爲子及長以勇

夏四月晉師逼幽

州拔平營州 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劉

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不吝

其書別將劉光潛 梁擊趙以救燕晉分兵拒

之鎮揚州燔其關城周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

趙將王德明 同拒梁軍 六月蜀以道士杜光庭為諫議

大夫 光庭博學善屬文蜀 蜀主殺其太子元

膺 元膺貌喙齟齬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 騎射性狷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

有德者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 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羣小嬉戲無度

僚屬莫敢諫至是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 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承旨毛文錫不至太

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白蜀 主貶之少保唐道襲蜀主嬖目也太子素惡

之屢相譖毀至是言於蜀主曰太子謀作亂 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

疑焉道襲請召兵入衛內外戒嚴太子初不 為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峭

大 四 四 八

通鑑綱目卷五四

三十

五

文錫囚之軍使徐瑤常謙各帥所部奉太子 攻道襲斬之內樞密使潘炕言於蜀主曰太

子與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 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王宗侃等使發兵討

瑤殺之謙與太子亡匿艦中舟人以告蜀主 遣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已為衛士所殺蜀主

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會張格呈慰諭軍民 勝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

於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 晉克瀛莫州○梁

賜高季昌爵渤海王 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

具招聚士命交通吳 冬十月蜀立宗衍為太

子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 已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

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使唐文宸諷張格表請立之格夜以表示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宗衍受冊畢炆稱疾請老蜀主不許涕泣固請乃許之國十一月晉王入幽有大疑常遣使就第問之

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盧龍巡屬皆入于

丹契丹以其無信不救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亦不許至是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十一月晉王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公合河朔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効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姐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

折弓矢為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先是守

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踰城出降且言城中力竭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守光帥妻子亡去王入幽州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李嗣本為振武節度使守光將奔滄州迷失道為人所擒送晉軍晉王發幽州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至行唐趙王鎔迎謁

十二月梁遣兵侵吳吳人擊敗之以

王景仁為淮南招討使將兵萬餘侵廬壽吳徐溫朱瑾帥諸將拒之遇于趙步微兵未集溫戰不勝而却景仁乘之吳吏士皆失色將軍陳紹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闔衆隨之梁兵乃退溫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

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及梁兵敗還望表而涉溺死者大半

晉依吳稱唐天祐十一年梁乾春正月劉仁化四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恭劉守光伏誅

晉王以練紆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獻于太廟自臨

斬劉守光守光呼曰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

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乃斬守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鎮定推晉王為尚書令始置行臺

或說趙王鎔曰大王

所稱尚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既與梁為讎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阼已來無敢當其名

三五 通鑑綱目卷五 三十二 共友

者今晉王為盟主不若以尚書令讓之鎔乃與王趣直各遣使推晉王為尚書令晉王三

讓然後受之始開府高季昌攻蜀夔州不克

置行臺如太宗故事高季昌以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荆南與兵取之先攻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季昌縱火船

焚蜀浮橋蜀將張武舉鐵鉅拒之夏四月楚船不得進焚溺甚衆季昌遁還

人襲吳黃州克之

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

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

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五月梁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朔方節度使韓遜卒以其子洙代之○秋七

月晉伐梁邢州不克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伐梁會趙王鎔及周德威

攻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梁楊師厚引兵救而却之

八月蜀以毛文

錫判樞密院

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季

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為魚鼈食乎蜀主乃止冬十

一月南詔寇蜀蜀遣兵擊敗之

南詔寇黎州蜀主遣兵擊

敗之俘斬數萬人十二月蜀攻岐階州破長城

關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二年梁貞明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春二月梁分

天雄為兩鎮夏四月魏人降晉六月晉王入

魏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矜功恃眾擅割財賦置銀捨效節都數千人欲以復故時牙

兵之盛梁主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梁主曰魏博為唐

腹心之蠹二百餘年紹威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為之計安知來者不

為師厚乎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梁主以為然以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

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張筠為昭德節度使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恐魏人

不服遣劉鄩將兵六萬濟河以討鎮定為名實張形執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族姻磐

結不願分徙連營聚哭鄩遣王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州魏兵謀曰朝廷忌吾軍府疆盛欲

乙亥

三十一

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三十三

翼

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
 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
 亂縱火大掠詰且入牙城劫德倫置樓上有
 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
 四月梁主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彥以
 刺史彥請復三州異還言彥易與但遣劉鄩
 加兵由是不許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
 乾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
 穿鼻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晉王得書命
 李存審進據臨清五月劉鄩屯洹水晉王引
 大軍東下與存審會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
 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頌犒軍密言張彥凶狡
 之狀勸晉王先除之王進屯永濟彥選銀鎗
 效節五百人執兵自衛詣謁王登驛樓語之
 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我今舉兵而來以
 安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誅

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眾服栗王
 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
 為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
 裘而進令彥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眾心由
 是為大服劉鄩之趣魏縣王自引親軍與鄩
 為營梁主聞之悔懼遣兵屯楊劉六月晉王
 入城德倫上印節王固辭德倫再拜曰今寇
 敵密邇人心未安德倫腹心見殺殆盡形孤
 執弱安能統眾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
 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為大同
 節度使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效節都
 猶驕橫晉王以李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有
 訛言搖衆及疆取人一錢已上者皆梟首於
 市城中肅然王以府事委司空頌頌持才挾
 人執睚眦必報納賄驕侈有從子誅頌以判官

王正言代之魏州孔目吏孔謙勤敏多計數
善治簿書以為支度務使謙能曲事權要由
是寵任彌固魏州新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間
疲弊而供億軍須未嘗有關謙之力也然急
徵重歛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為也
胡氏曰晉王未入汴之前注措有失者不過
數事至破夾寨斬張彥尤為奇偉其天資亦
英矣使其知學聞道輔成其質豈不能混一
字內為邪

晉拔德州
德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
賢主邪

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取源德東兼滄景
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
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
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
可取乃遣騎五百

秋七月晉拔澶州
晉人夜
兼行襲德州克之

大卅一
四八二
通監圖目五十四
三五

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
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晉人

盡滅其家

晉王勞軍魏縣
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
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

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鼓譟而
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所向披靡裨將夏

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
七騎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賜魯奇姓名

曰李

梁劉鄩引兵襲晉陽不至還守莘城
鄩

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
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

騎覘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
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

鄩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晉王曰鄩長於
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

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泥深士卒腹疾足腫
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
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鄒糧盡又聞晉有
備追兵在後眾懼將潰鄒諭之曰今深入敵
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
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眾泣而止周德
威聞鄒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
鄒已整眾下山屯於宗城馬死殆半知臨清
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至南
宮擒其斥候者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
已據臨清矣詰朝略鄒營而過入臨清鄒引
軍趨貝州軍堂邑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于
莘縣塹而守之晉王營莘西三十里一日數
戰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李嗣源求之賜姓
名曰李紹榮王復欲求高行周重於發言密
使人以官祿啗之行周辭曰代州養壯士亦
大二十七
四十六

通鑑綱目五十四

三十六

完

為大王耳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代八
州脫行周兄弟於死行周不忍負之乃止八
月梁復取澶州○晉遣李存審圍貝州○梁

劉鄩攻鎮定營晉師擊敗之

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梁主以詔讓鄩鄩
奏晉兵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勍敵未易輕也
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怒遣中使
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
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
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
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
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不知死
所矣後數日將萬餘人薄鎮定營營中驚擾
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鄩大敗奔還

晉人逐之
俘斬千計
吳徐溫出鎮潤州留子知訓江都

輔政 吳以徐溫為諸軍都指揮使鎮潤州軍
國庶務參決如故留徐知訓居廣陵乘

政 冬十月梁康王友敬作亂伏誅 梁德妃張氏卒將葬

友敬使腹心數人匿於寢殿梁主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衛兵索殿中得而手刃之捕

支敬誅之由是踈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妃兄弟漢鼎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

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巖等依執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敬翔李振雖為執政

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事政事日紊以至於亡 十一月蜀遣兵攻

岐克階成秦鳳州岐將劉知俊奔蜀 蜀王宗翰引兵

大七十三 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三十七 乘茂

出青泥嶺王宗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克階成州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迎降劉

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降蜀妻子皆遷成都解圍還鳳翔懼及禍夜帥

親兵斬關奔蜀軍 岐耀鼎二州降梁 岐義勝宗綰攻鳳州克之 岐耀鼎二州降梁 節度使

李彥韜知岐王襄弱舉耀鼎二州降梁彥韜即溫韜也復姓溫氏名昭圖官任如故 廣

州始與梁絕 獨為南平王表求封南越王而已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為天子安

能梯航萬里遠事偽庭乎自是貢使遂絕 春正月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

年蜀通正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春正月 梁主聞李愚學行召為

梁以李愚為左拾遺 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

丙子

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
揖梁主讓之曰衡王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
揖可乎對曰陛下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
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不敢妄有所
屈父之竟
以抗直罷

二月吳將馬謙等起兵誅徐知訓

不克而死
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樓

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眾自去眾將何依
知訓乃止眾猶疑懼可求闔戶而寢府中稍

安謙等陳于天興門外朱瑾自潤州至視之
曰不謙等不足畏也返顧外眾舉手大呼亂兵皆潰

擒謙球
斬之
梁劉鄩攻晉魏州晉王擊敗之
劉鄩

不出晉王乃留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
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令澶州刺

大曆十三年
四月五六

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三八

乘茂

史揚延直以萬人會魏州延直夜至城中選
壯士五百潛出擊之潰走詰旦鄩悉眾至城
東與延直餘眾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
李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却晉王躡之至故元
嗣源西為方陳於西北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鄩
為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
大敗鄩突圍走步卒七萬殺溺殆盡鄩度河
保滑

梁遣兵襲晉陽晉將安金全擊却之

匡梁

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奄
至城下晝夜急攻城幾陷者數四代北故將

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張承業曰晉陽根本
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

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
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擊

梁兵梁兵大驚引却李嗣昭亦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晉陽朝發上黨夕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已出故不行賞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梁主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胡氏曰安金全之保晉陽其功猶在周德威救上黨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顧以策非已出不復行賞其不克有終也

宜哉 晉王克衛磁州○梁遣劉鄩屯黎陽○夏

四月晉人克洛州○梁戍卒作亂攻宮門討

平之劉鄩既敗河南大恐梁主屢召鄩不至由是將卒皆搖心梁主遣捉生都指揮

大七十四

通監周目卷五十四

三十九

葉茂

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既出復入大譟縱掠攻建國門梁主登樓拒戰龍驤指揮使杜晏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秋七月梁賊潰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

以吳越王鏐為諸道兵馬元帥吳越王鏐遣判官皮光業

間道入貢梁主嘉之故有是命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

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八月晉拔相邢二州晉王自將攻邢

州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以李嗣源為刺史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寶

舉城降晉王以李存審契丹寇晉陷蔚州○為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九月晉王還晉陽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

焉 **晉拔滄州** 晉兵逼滄州滄州降晉王徙李

安國節度使嗣源以應州胡人安重誨 **晉拔** 為中門使委以心腹重誨亦為盡力

貝州 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欲降其眾不

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乃請

擐甲執兵而降晉將許之其眾三千人出降

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於是河北皆入于晉

惟黎陽 **晉王如魏州** ○冬十月蜀攻岐圍鳳

為梁守 **晉王遣使如吳吳遣兵擊梁圍潁州** ○

十二月楚王遣使如晉 ○晉以張瓘為麟州

刺史 張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

承業謂曰汝本為賊慣為不灑今若不 **契丹**

俊死無日矣由此瓘所至不敢貪暴

稱帝改元 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

百官改元神冊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

行兵御眾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擊党項留

后守帳室韋乘虛合兵掠之右知之勒兵以

待奮擊破之有母有姑皆踞捐受其拜曰

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

通監周目卷五十四 四十一 茂

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

律后劉守光末年襄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

於契丹阿保機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

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曰延徽能守

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圍宜禮而

用之阿保機召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延徽

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

人使各有配偶墾荒田由是漢人安業逃
 亡者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逃
 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
 延徽不自安求歸省母遂復入契丹阿保機
 待之益厚至是以為相延徽寓書於晉王曰
 非不戀英主非不為相延徽寓書於晉王曰
 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
 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
 寇延徽之力也胡氏曰契丹沙陀無以異者
 然晉王功義著見進於中國當是之時不仕
 則已仕而舍晉蓋無足適矣延徽儻憂見讒
 者無亦晦而待察乃甘從契丹是故急於用
 而不慎所歸才士之
 通患也於張礪亦云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四年梁貞明三年蜀
 天漢元年漢乾亨元年○是歲嶺南稱漢凡
 六國春二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其防禦
 四鎮

使李存矩亡奔契丹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

治侍婢預政晉王使募山北部落及劉守光
 亡卒又率其民出馬期會迫促邊人嗟怨存
 矩自部送之盧文進為裨將行者皆憚遠役
 存矩復不存恤至祁溝關小校宮彥璋與士
 卒謀殺有矩文進不能制因還新州守將楊
 全章距之文進帥其眾奔契丹晉王聞存矩
 不道殺侍婢及幕僚數人三月契丹陷晉新州晉師攻之

不克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

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舊置八防禦軍募土
 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歲致緡續以供衣每

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鎮盧龍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契丹主阿保機以猛火油曰此油然火得水愈熾可以攻城阿保機大喜即選騎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乃止至是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棄城走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阿保機帥眾契丹圍幽州夏三十萬救之德威大敗奔歸

四十九
二十七

通鑑綱目五十四

四十一

余才

四月晉王遣李嗣源將兵救之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盧文

進教之攻城周德威遣使告急晉王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寶以為虜無韜重執不能久不若俟其還而擊之李嗣源曰德威社稷之臣今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四月命嗣源將兵先進寶以鎮定之兵繼之

治昇州

徐知誥治昇州城市府舍甚盛徐温

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温不許知誥不樂

宋齊丘曰三郎驕縱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

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即之官三郎謂

大知訓也溫以彥謙為判官溫但舉秋八月劉

洞潛李殷衡同平章事用晉師擊契丹敗之

幽州圍解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

存審曰虜眾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

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

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

幽州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

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

里與契丹遇力戰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

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胃

揚鞭胡語謂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

將百萬眾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擗

三入其陳斬首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

晉兵始得出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

一技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

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

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

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鼓譟合戰乃趣

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俘斬萬計嗣源等入

幽州契丹以盧文進為盧龍節度使居平州

歲入北邊殺掠吏民冬十月梁以吳越王鏐

為天下兵馬元帥○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

通監綱目五十四 四十三 建

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
績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灋不寬貴戚由是
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捕博及給
賜伶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其子
繼歲為承業舞承業以帶馬贈之王指錢積
謂曰和哥乏錢宜與一積帶馬未為厚也承
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
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為私禮王不悅語
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為子孫計惜
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
之何問僕為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
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
先王顧託之命誓為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
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曹太夫人
聞之遽令召王王皇恐叩頭謝請承業痛飲
以分其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

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明日與王俱
至承業第謝之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
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
稱唐官終身盧質嗜酒輕傲王銜之承業恐
其及禍乘間言曰盧質數無禮請為大王殺
之王曰吾方招納賢士以就功業七哥何言
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
下質由是獲免胡氏曰張承業之志行雖措
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為內侍之師
灋矣為晉養民畜財軍不乏興職也受克用
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灋不寬貴戚不以官
物為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
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十一月
率此道烏有趙高石顯張讓之禍哉十一月

晉王如魏州 晉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歲限
一晉王聞河水合曰用兵數歲限

通鑑綱目五十四

四十四

全

也魏州如十二月蜀殺其招討使劉知俊蜀主

知俊為都招討使諸將皆舊功且疾之故無成功唐文宸數毀之蜀主亦

忌其才嘗謂所親曰吾老矣知俊非爾輩所能馭也乃誣以謀叛斬之

梁楊劉拔之梁主如洛陽尋還大梁晉王視

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戊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揚

劉城拔之先是梁租庸使趙巖言曰陛下踐昨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請幸

西都行郊禮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圓丘必行賞賚是慕虛

名而受實弊也且勅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不聽遂如洛陽

平十八

通鑑綱目五十四

四十五

魏全

閼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梁主皇駭遂罷郊

祀奔歸大梁

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春正月蜀光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月晉師掠梁濮鄆而還梁敬翔上疏曰國家

陛下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李亞子繼位以來攻城野戰無不

親當矢石近者攻揚劉身負東薪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賀瓌

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目所知也宜詢訪蔡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疏奏趙張之

徒言翔怨望蜀信王宗傑卒蜀太子衍好酒

戊寅

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鬪雞擊毬喧呼
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
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
去也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
有廢立意至是暴
卒蜀主深疑之
夏六月蜀王建殂太子宗

衍立蜀主以疾昏瞽至是增劇以王宗弼為
都指揮使召大目告之曰太子仁弱朕

不能違諸公之請而立之若其不堪可實別
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
妃凡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
以全其宗族時內飛龍使唐文宸典兵預政
欲去諸大目遣人守宮門宗弼輩不得入聞
其謀排闥入言之召太子入侍疾貶文宸刺
眉州以宋光嗣為內樞密使與宗弼等受遺
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

二六
四九乙
通鑑綱目五十四
四六
共友

人至是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為
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官者始用事矣
蜀主殂太子即位尊徐賢妃為**吳副都統朱**
太后徐淑妃為太妃殺唐文宸

瑾殺都軍使徐知訓而自殺吳都軍使徐知
訓驕倨淫暴威

武節度使李德誠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不
得怒曰會當殺德誠并其妻取之狎侮吳王

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為優自為參軍使王
為蒼鶻又嘗與王泛舟王先起知訓以彈彈

之又嘗侍宴使酒悖慢王懼而泣左右扶王
登舟知訓逐之不及搥殺王親吏與弟知詢

皆不禮於徐知誥獨季弟知諫以兄事禮之
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

不欲酒欲劔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
知誥躡知誥足知誥遁去副都統朱瑾遣家

妓候知訓知訓瑾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
瑾位已上出瑾為靜惟節度使瑾益恨之然
外事知訓愈謹置酒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
內出妻拜之知訓答拜瑾以笏擊之踣地呼
壯士出斬之提其首馳入府示吳王曰僕已
為大王除害王懼走入內曰舅自為之我不
敢知子城使翟虔等闔府門勒兵討之瑾遂
自剄徐知誥在潤州聞難用宋齊丘策即日
濟江撫定軍府溫乃以知誥代執吳政宣諭
使李儼貧困寓居海陵溫疑其與瑾通謀殺
之

梁人決河以限晉兵晉王攻之拔其四寨
梁將謝彥章攻楊劉決河水以限晉兵瀕浸
數里晉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
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遂引親軍先涉諸
軍隨之寨甲橫槍結陳而進彥章拒之稍却

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四十七 共友

鼓譟復進梁兵大敗河水蜀貶張格為維州
為赤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司戶○秋七月蜀以王宗弼為鉅鹿王 蜀主不親

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
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

是遂衰吳以徐知誥為淮南行軍副使輔政

吳徐溫入朝于廣陵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
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知訓過惡

溫怒稍解責知誥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
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以知誥為行軍副

使知諫權潤州團練事溫還金陵庶政皆決
於知誥知誥事吳三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

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蠲天祐十三
年以前逋稅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

於是士民歸心宿將悅服以宋齊丘為謀士
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
甚苦之齊丘以為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
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餘稅悉
輸穀帛絀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或曰如
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
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
關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誥欲進用齊丘而
徐溫惡之知誥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
夜分或居高堂悉去屏幃獨置大爐以鐵筋
畫灰為字隨以匙滅去之
八月晉王大舉伐

梁晉王謀大舉伐梁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
萬人及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
會之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軍於麻

五二八

通鑑綱目五十四

四十八

中吳

家渡梁賀瓌謝彥章屯濮州北相持不戰晉
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
李紹榮力戰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
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
柰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
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惟房以自肥乎
一旦將出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
下自重先登陷陳存審不在策馬急出以數
百騎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以數
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圍王數十重王
力戰僅得出始以存審之言為忠胡氏曰存
勗不自宴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
則非也天下惡乎定定于有德漢高光唐太
宗固以兵取未有不假仁勉義使百姓見德
者故得之易而居之久戰勝攻取隨即失之
秦是也晉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不亦宜哉

蜀以諸王領軍使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魏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但營書舍，植松竹而巳。

梁泰寧節度使張萬進降晉

梁嬖倖用事，多求賂於萬進。萬進遣使附于晉，且求援。

蜀以官者歐陽晃等為將

蜀主以內給事歐陽晃等為將軍。皆于預政事，驕縱貪暴。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冬十一

月越改國號漢。○吳取虔州

吳遣劉信將兵攻虔州。譚全播拒守其城，險固。以之不下，信使人說譚全播取質納賂而還。徐溫大怒，信子英彥典親兵。

溫授兵三千曰：汝父據上游之地，將十倍之。

衆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飢窘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相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信大懼，引兵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譚全播奔雩都，追執之。

通鑑綱目五十四

四十九

中吳

于胡柳陂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

梁軍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梁

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一日治兵於野。瓌指

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彥章曰：

疆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
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
去矣瓌益疑之密諧之於梁主因享士伏甲
殺之及別將孟審澄侯溫裕以謀叛聞審澄
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晉王聞之喜曰彼將
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瓌殘虐失士卒心我
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
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
梁周德威曰梁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福
不從毀營而進衆號十萬瓌亦棄營而踵之
至胡柳陂候者言梁兵至矣周德威曰賊倍
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
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夫大梁至
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
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
之使不得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

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公何怯也即以親軍
先出德威不得已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
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
陌其陳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梁馬軍都指
揮使王彥章軍敗走濮陽晉鞬重望見梁旗
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德威不能
制父子皆戰死梁兵四集虓甚盛晉王據高
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
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
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王建
及以步卒繼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
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夫盡
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闞寶曰梁騎兵
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有歸志我乘高
趣下破之必矣今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
引退必為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

巳卯

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已得斷
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
縱收餘眾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
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
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歛兵還營彼
歸整眾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
槊而進曰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
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
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死亡者幾三萬
人晉王還營聞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是吾
罪也李嗣源不知王所之或曰北度河矣嗣
源遂乘冰北度晉王進攻濮陽拔之嗣源復
來見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嗣源頓首謝
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
待嗣源稍薄梁敗卒走至大梁曰晉人至矣
京城大恐梁主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

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五十一

又

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
鄉里月餘僅能成軍胡氏曰仲由問孔子行
三軍當誰取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
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孔子
所取德威有之其所不取存勗犯焉聖人之
訓不可違如此昔光武伐尤來兵敗軍中意
王沒矣吳漢曰王兄子在何憂光武不以為
嫌誠以喪敗之際參不相知有如不測寧能
禁人之它議晉王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淺量
褊局固非可以席卷天下包舉宇內者也
晉岐稱唐天祐十六年梁貞明五年蜀乾
德元年吳宣王楊隆演武義元年是歲凡
六國春正月晉築德勝兩城晉李存審於德
四鎮而守之晉王以存審
兩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
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三月晉王自領盧

龍節度使

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李紹宏提

王賜晉以郭崇韜為中門副使

孟知祥薦教

崇韜能治劇王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

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知祥稱疾辭位

崇韜專夏四月吳王隆演建國改元

典機密重而位卑說吳王隆演曰今大王與諸將皆

為節度使不相臨制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

不許嚴可求屢勸溫以知詢代徐知誥知誥

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為楚州刺史可求至金

陵見溫說之曰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為辭

今朱李方爭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為

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

留可求參總庶政至是溫帥將吏藩鎮請吳

王稱帝不許四月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

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殿文物皆用天子禮

以溫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東海郡王

知誥為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王

令誥為內樞使嚴可求為中門副使

下侍郎駱知祥為中書侍郎吳越擊吳戰於

狼山破之

吳越王鏐遣其子副大使傳瓘擊

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

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

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已船

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清吳人踐之皆

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彦章戰甚力

陳汾按兵不救彦章自殺吳人誅汾籍沒家

貲以其半賜彦章梁攻晉德勝南城不克

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五十二

李

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竿聯艘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橫於河流以斷晉救兵晉三自引兵救之不能進遣善游者入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艘者衆莫知爲計李建及請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艘艘間斧其竹竿又以木鑿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鼓譟攻之艘艘隨流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

秋七月吳越攻吳常州吳人與戰破之

吳越王鏐

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溫帥諸將拒之戰于無錫會溫病熱不能治軍吳越攻中軍陳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溫者振甲胄號令軍事吳越兵敗殺其將何逢斬

大十五
小五十五

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五十三

先

首萬級傳瓘遁去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初吳將曹筠亦奔吳越溫厚遇其妻子遣間使告之曰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而不問其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諸將亦以爲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涸此天亡之時宜盡步騎之藝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爲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戰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多殺何爲遂引還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寵姬鄭氏父犯灋當死左右爲之請鏐

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灑出其女而斬之鏐
自少在軍中夜未常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
或枕大鈴寐熟輒歌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
于卧內有所記則書盤中寤比老不倦或寢方
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
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嘗微行夜叩北城
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
啓乃自佗門入明日召吏厚賜之
晉王以

馮道掌書記

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令者
衆請省其數王怒曰孤爲效死

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
自歸太原即召馮道草詞示衆道曰大王方
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不從可
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
君臣不和非所以
八月梁以王瓚爲招討使
隆威望也乃止

大三十二
小四七二

通鑑綱目卷五十四

五十四

先

拒晉兵

賀瓌卒梁主以王瓚爲招討使瓚爲
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揚村夾

河築壘造浮梁饋運相繼晉副總管李存進
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
困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以葦竿維巨
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吳

與吳越連和

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
之俘於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

請和於吳自是吳國休兵息民
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

冬十月晉廣

德勝北城

晉王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
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

射軍使石敬瑭戰于河墻梁人斷其馬甲橫
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
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
瑭以是親愛之二人之先皆沙陀人敬瑭李

嗣源之梁克兗州殺張萬進劉鄩圍張萬進於兗州經年城

中危窘晉王方與梁人戰河上力不能救萬進遣親將劉廙讓乞師未許廙讓於軍門截

耳曰苟不得請生不如死晉王義之將為出兵會鄩已屠兗州族萬進乃止以廙讓為驍

衛將十二月梁王瓚與晉王戰敗績梁以戴

思遠代之晉王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

計梁主聞石君立勇繫於獄而使大敗人誘之君

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為用於梁雖竭誠效死

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讎用哉梁主猶惜之晉王乘勝拔濮陽梁主召瓚還以

戴思遠代為招討使吳團結民兵吳禁民私畜兵器盜

屯河上以拒晉人四六一 五十四卷 五五 才

賊益繁御史臺主簿盧樞言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且善人畏灋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

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四 凡十三年

